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大剿匪

团结出版社

•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

大 剿 匪

李清伟 丁大杰 郑新法 编

团 结 出 版 社

新登记号(京)174 号

责任编辑:曾 英

版式设计:毕 燕 陈 惠

大 剿 匪

李清伟 丁大杰 郑新法 编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纺织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32 开 12.5 印张 32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061-749-1/I·130

定价:9.80 元

目 录

上 编

引子

三千盗匪大出笼…………… (1)

南京告急,汤恩伯亲传总裁口谕
狼子野心,三千余江洋大盗出笼

剿匪前奏曲…………… (15)

西南急电,邓小平电告西南匪患,
巩固政权,毛泽东怒下剿匪命令

西南篇

川西:围剿“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 (23)

成都会议,贺龙部署川西剿匪作战方案
川西战场,五三七团智勇擒匪大显神威

贵州:勇擒谢世钦,合围黎从榕…………… (32)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力倡剿匪斗争三结合

捉谢匪、剿郎剑、一八六师艰苦鏖战黔东南

兴仁：野黑遭遇战，千里擒匪酋 ……………（45）

余启佑叛变作土匪危害乡邻，兴仁地区匪风突起
西南我军千里追踪剿灭顽匪，保卫西南道路要塞

赤水：万余匪徒血洗空城 ……………（57）

万名匪徒血洗空城，赤水匪患有增无减
五百武装三县合剿，四七路匪落网纷纷

黔中：血战长紫惠 ……………（70）

巧安排，长紫惠铁壁合围，剿匪史上模范战役
中圈套，曾匪首在劫难逃，黔中积匪一夜荡平

黔西、黔北：两万流匪落网记 ……………（84）

秦基伟面陈刘邓，四十五师留黔助剿
威赫合围捉万匪，敌变我变剿匪有术

西北篇

宁夏：痛歼马张匪，三擒李成富 ……………（99）

大军进宁，数万残匪一哄而散
清剿恶魔，“小台湾”之敌大逃亡

贺兰山：林海擒魔 ……………（109）

“贺兰王”占山为匪，罪行累累
解放军林海合围，捉匪三千

山西篇

稷山：火光·枪声·血影……………(116)

美国出兵朝鲜半岛，黑色暗流集结吕梁山下
山西稷山匪特暴乱，十月初十血染运城城乡

华南篇

广西：瑶山匪帮的覆灭……………(127)

大瑶山，众匪盘踞山林，负隅顽抗
变战术，我军长驱直入，捉匪五千

梧州：和土匪做“生意”……………(140)

到梧州做“生意”，故事中有故事
客栈原是黑店，匪首“喜”入瓮中

湘西：“中国护民救国军洞庭纵队”

覆灭记……………(148)

湘西残匪反共倒算，杀人如麻
白林洲匪首郭子仪，束手就擒

东北篇

合江：密林歼顽匪……………(156)

合江四大惯匪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我军政治攻心艰苦搜剿，战果辉煌

牡丹江：杨子荣扬威……………(176)

牡丹江匪患猖獗，陈云亲定大方针
马莲河一役扬威，杨子荣名定江山

松江平原：力擒“一枝花” (183)

内战方殷，东北匪患如虎狼
松江历难，激战生擒“一枝花”

黑龙江：蒋记“地下军”围攻哈尔滨 (193)

“地下军”蠢蠢欲动，曹兴武欲建“奇功”
攻打哈市自不量力，竹篮打水一场空

下 编

中国的“米兰行动”计划 (198)

惨案触目惊心，暴徒凶杀毛骨悚然
战绩惊心动魄，红色风暴载入史册

“公路游击队”落网始末 (214)

昼伏夜行，疯狂盗抢，“游击队”出没江湖
天南地北，出生入死，千警苦战大扬威

“狼帮”覆灭记 (230)

“狼帮”猖狂，光天化日，伤害无辜
神兵天降，穷追猛打，除暴安良

“东北虎”落网纪实 (240)

“东北虎”出关，千万人谈“虎”色变
铁路线告急，“五一〇”一网收罗

“刀枪炮”覆灭记 (274)

地下涌动“刀枪炮”，“桥四”“瘸子”称霸哈尔滨
“八一〇”行动显神威，上下牵连惊震黑龙江

“冷面杀手”终遭覆灭 (303)

持续作案八年有余，张明高帮罪恶滔天
特别行动特别命令，“冷面杀手”终遭覆灭

重创“盗窃托拉斯” (317)

东西南北集会，盗贼邪功百尺
浦江掀起狂飚，卫士神通万丈

贵阳“扫黑”大行动 (336)

八大流氓团伙，罪恶档案触目惊心
秘密小组出动，收网扫黑擒贼擒王

夜幕下的罪恶 (350)

虎下山厂长遭劫，“万宝路”祸水东引
剑出鞘山重水复，大决战柳暗花明

扫黑风暴 (364)

血雨腥风，“犯罪特区”震怒各界
狂风暴雨，邵阳黑风一夜荡平

上 编

引 子

三千盗匪大出笼

黄先云

南京告急，汤恩伯亲传总裁口谕

狼子野心，三千余江洋大盗出笼

政治在权力面前就是婊子

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中将，独自一人悄然登上老虎桥监狱碉堡般高耸着的瞭望塔楼平台的那一刻，正是 1949 年 2 月的最后一缕阳光即将跌落紫金山峦幽暗深壑的时候。

如血的残阳，将这片被铁棘篱电网和 3 丈多高的青灰色围墙压得密不透风的囚地，以及里面一排排阴暗潮湿的监舍、冒着黑烟的工场和横七竖八的蛛网小道，染上了一层惨淡的暗红。顺着平台上那盏硕大的探照灯和黑洞洞的机枪枪口望去，就像是一只蹒跚着的狰狞巨兽，张开了血盆大口。

黄珍吾此行肩负着一项重大而特殊的秘密使命。自从一个月前徐蚌会战失利，国民政府加紧了紧急疏散，行政院、国防部、陆、海、空、联勤总司令部等一、二级机构，已经撤往广州、台湾，党政军警宪特各机关都作了相应的应变部署。作为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国民政府紧急应变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今天前来监督实施

的这项使命，将直接关系到在首都被共产党占领之后，如何影响、扰乱、打击共党政权的稳固，为国民党重新光复全国打下强有力的基础。事关党国复兴大业，绝非儿戏！刚才，他已经让随从副官去通知典狱长徐文和看守长楼彪来这里见他，估计该到了吧！

黄珍吾掏出手帕，掀起大盖帽的帽沿，擦了擦额角渗出的细小汗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今年刚过40，身强体健，属于那种年富力强、前程远大的少壮派之列，但今天却不知为什么，几十层台阶，却像爬一座大山那样艰难。是的，他是在爬山，爬一座布满荆棘、稍不留神就会掉进万丈深渊的冰山，并且丝毫没有回旋退却的余地。

释放刑事犯的命令，是一周前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司令汤恩伯上将，避开警察总署，避开内政部，避开行政院，甚至避开了李宗仁的总统府，亲口向他传达的。

那是一个充满着神秘而又令人心颤的夜晚。

紫金山麓，孝陵卫浓密的树丛筛露出星星点点、忽明忽暗的绿光，像是一团团飘忽的鬼火。一辆插着黄色三角小旗的“雪佛莱”轿车，风驰电掣般地把黄珍吾送进了戒备森严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南京指挥所大门，一阵左拐右拐之后，在一幢安有厚厚隔音门的地下密室前停住。

黄珍吾走进密室，神情紧张地敬了一个室内军礼：“汤总司令！”

“你来的时候告诉什么人没有？”汤恩伯神色异常地劈头盖脸便是一句。

“谁也没有告诉。”

“好，好！”汤恩伯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示意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喝茶还是咖啡？”

“总座不用麻烦了！”黄珍吾在汤恩伯布满血丝的眼睛中看到了另外一层意思，他料定这位老蒋身边的第三号人物今晚绝不是找他无事谈天来的。

果然，汤恩伯轻咳一声，那口浙江官话缓慢而不失严厉地在他耳边响了起来：“今天单独请你来，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绝密任务要交给你，这也是校长对你的信任。”黄珍吾肃然聆听。

“目前的时局你很清楚，共军已经兵临城下，首都危在旦夕，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汤恩伯眉头紧锁着说：“万一长江失守，为了保存实力，图谋光复全国大业，可能会放弃南京。”

黄珍吾并不感到吃惊。凭着他当侍从武官时对蒋介石的了解，凭着他十几年混迹官场的经验，凭着他军警特生涯的职业嗅觉和敏感，他早就从目前这种一国三公、身首两异的局面中窥出端倪了。他所关心的是今晚这场关于他，或者说是关于他今后命运的密谈的实质。这样想时，他双手托腮，静静地仰视着汤恩伯，仿佛在欣赏远在溪口的那双老谋深算的眼睛。

“放弃南京，不等于把南京拱手送给共产党。”汤恩伯的语气显然加重了：“总裁口谕，令你负责将首都各监狱在押刑事犯即刻释放，这些人能起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作用，为我们办大事。”

黄珍吾睁得大大的眼睛里的问号顿时消失了，然而，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却涌上了他的心头——释放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偷盗拐骗的在押刑事重犯的后果他是清楚的，将要出现的局面他现在就能看到。万一弄得不好，朝野共怒，老蒋不是会随手牵一只替罪羊出来的。这样的例子还少么？不要说自己这个小小的警察厅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当年不也替蒋介石背了一个不抵抗的黑锅吗？

“总裁指示当坚决执行，回去我就着手拟定实施方案。”黄珍吾想了想这样说：“只是我担心万一张扬出去，会不会在政治上给总裁带来什么烦言？”他特别将“政治”两个字吐得很重。

“哈……”汤恩伯朝沙发上一靠，仰面大笑起来：“什么叫政治？在中国，政治在权力面前就像婊子一样！”他粗野地骂了一句，然后很快地欠起身，凑近黄珍吾道：“你今天可以说煤球是黑的，明天也可以说它比元宵还白，而且，肯定会有一帮政客来赋予它比元宵还

白的理论。你信不信？”黄珍吾由衷地点点头。对汤恩伯的这种所谓政治，他是叹为观止的。

“好了，”汤恩伯敛去笑容，一挥手决断地说：“其它事情自有总裁考虑，你只管执行就是了！”

“是！”

当这个夜晚的月亮渐渐退到天幕背后的时候，黄珍吾已经打开了保泰街五十号首都警察厅二楼东头他那扇关得严丝合缝的办公室玻璃窗，望着桌上一夜急就的行动方案，不无得意地笑了。

“报告！”粗哑的嗓音夹杂着几分喘息，矮瘦的徐文和高壮的楼彪一对相声演员似地站在他的身后。

黄珍吾脸上的笑，顿时不见了，代之以一脸严厉。在部下面前，他时刻注意保持这种威严。

“根据上峰命令，为防止共军进犯首都时百姓遭受战火涂炭，现决定将在押刑事犯全部释放。”他用与汤恩伯商量好的口径说。

“什么？”徐、楼二人吃惊地瞪着眼睛，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那……那样一来，整个社会秩序不就乱套了吗？！”愣了半天，徐文才从他那瘦小的身躯里微弱地冒出一句。

“放不得呀，厅座！”楼彪上前一步，大着嗓子嚷道：“这些家伙都是些黑社会的高手，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一放出去还不……”

“愚蠢！”黄珍吾猛地转过身，打断他的话，厉声道：“刑事犯只偷抢老百姓，偷抢不到你我头上，顶多扰乱社会治安。共产党可是要我们的命，要和我们争国家政权的！这一点你们都不明白吗？执行去吧！”

“是，是。”两人连声应诺着转身而去。

政治犯就地枪决，刑事犯即刻释放

夕阳的余晖已经收尽，天空呈现出一片灰蒙蒙的暮霭。一阵凉

风吹来，黄珍吾不由打了个寒噤，他低头将身上的黑色罗斯福呢将官大衣使劲裹了裹。然而，在这个料峭的严冬，再厚的衣服也不能挡住那股从脚底油然而升，直刺心肺的逼人寒气。不容置疑，如果这件事情再办不好，等待着他的将是比刚才训斥部下更严厉千百倍的处罚。

是啊，那份令他不由自主的心悸和恐惧，并不十分遥远呵！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后，为了制造一个和谈气氛，下令释放了300多名“政治犯”。谁知这批“政治犯”前脚刚刚迈出牢门，后脚蒋介石便在溪口大发雷霆。

“谁让你们擅自放人的！”汤恩伯立刻从上海匆匆赶到南京，屁股还没坐稳，就对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副总司令覃异之火冒三丈地拍起了桌子。

张耀明看看覃异之，脑袋一耷不说话了。

汤恩伯眼睛更绿了：“说话呀！都哑吧啦！”桌子敲得震天响。

覃异之拿出一份文件：“李代总统亲自签发的手令。”

汤恩伯一把夺过，瞪圆了眼睛，竖红条的总统府专用信箋上清楚地留着李宗仁的墨迹：“着令首都卫戍司令部立即开释所有在押政治犯，妥为善后。李宗仁，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十日。”旁边有一行张耀明批的小字：“覃副司令核办。”

覃异之扬扬手，对汤恩伯道：“总座，我这是奉命行事啊！”

“是啊，”张耀明一脸苦相，赶紧趁机说道：“代总统下令释放，我们也没有办法嘛。”

“嗨！”汤恩伯一跺脚，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摇摇头：“你们辜负了校长的一片苦心！”他思忖片刻，道：“这样吧，我马上电请总裁，剩下的由我直接处理。”

不久，雨花台上彻夜响起了枪声，顷刻之间，一批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血染黄沙。300多名重要的“政治犯”，被秘密押往上海，关进了龙华监狱。

这件事本来与黄珍吾无关。他是在随后召开的“首都特别防务

会议”上才知道的。那天，汤恩伯在国府路桃园新村首都卫戍司令部会议厅向驻守南京的军政警宪特高级官员传达1月26日国防部长何应钦的讲话。这位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最后被老蒋一脚踢到大西洋彼岸，坐了几年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冷板凳，又因为在“行宪国大”的闹剧中，怕桂系过份得势而被老蒋召回的《何梅协定》签字者，凭着他八哥般的巧舌，引用所谓“戒严法”，把“政治犯”换上了另一种罪名：

“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是两回事。触犯戒严法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性质。戒严地区的负责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

相比之下，汤恩伯则说得更为露骨，显得更加气势汹汹。

传达完何应钦的讲话，他把手中的稿子往桌边一扔，一把扯上将军服的铜钮扣，一边挽着袖子，一边不住地敲着桌子说：“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及聚众威胁事情。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有暴动事情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

一时间，阴云密布，杀气腾腾。不仅这帮自诩为见多识广的军政大员们惊诧得合不拢嘴，就连坐在总统府“子超楼”议事厅高背皮靠椅上的李代总统也像被毒蜂狠狠蜇了一口似地，一蹦八丈高，但最终还是只得装聋作哑，挟起公文包，快快回到他傅厚岗69号私邸，拉上厚厚的窗帘，一个人向隅而卧了。

可黄珍吾对此却是理解的。不仅理解，而且还十分赞同。本来嘛，曾文正公就说过：“乱世之秋唯以酷吏以治之。”儒家的中庸、仁爱他并不反对，但也要适时而宜。今时非比往昔，玄武湖中的荷花早已凋落，莫愁湖畔的橄榄枝露水已干，歌舞升平仿佛远离了一个世纪。从1946年6月内战的第一枪响起，蒋总裁“3个月内消灭共军”的豪言壮语余音尚未消失，才不过短短两年多时间，共产党就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眼下又挥师南下，饮马长江。

仿佛是原子弹爆炸的连锁反应，京畿城内的局势也越来越不平静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神出鬼没，到处掀起迎接解放活动，不仅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店员罢市，就连一些大学教授、民族资本家、华侨、民主党派，也都投入了反蒋斗争。

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些食党国俸禄多年的文臣武将们，一个个也是怨声载道，倒戈反叛之事时有发生。东北的潘朔端、曾泽生、郑洞国掉转枪口，济南的吴化文开门揖盗，傅作义更好，竟派邓宝珊、何思源主动出城，找比他小3岁的聂荣臻和黄埔时的学生林彪联络，结果共产党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北平。在这般艰难的时世面前，不断然采取强硬措施怎么行呢？由此，他对张耀明的无能，覃异之的手软，不禁哑然失笑了。

黄珍吾平生是很仰慕曹操的，尤对曹孟德乱世称雄之举钦佩得五体投地。从这一点来说，他将以当代曹操自诩的汤总司令奉之为楷模。是呵，蒋总裁当年能扒开花园口，水淹豫皖苏3省40县，千万人流离失所，百万人沉尸黄水；汤总司令能在上海郊区居民点内修工事，下令“扫清射界”；就连黄埔时的小老弟、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也因为发明了比《十杀战令》还厉害的把士兵反锁在碉堡的铁门里，硬要部下与碉堡共存亡，而荣获了一枚青天白日大勋章，我黄珍吾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乱世之秋立下一点惊世之功呢？几个月来，他整日警服不离身，匆忙奔走于各地，镇压、收买、笼络、逢迎、安抚……忙得天昏地黑！

然而，或许是忙中出差，或许是求功心切，或许是轧错了苗头，反正，黄珍吾硬是往自己头上扣了个屎盆子！

由于频频战火，京畿城内各路“好汉”骤然增多，他们可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黑道英雄自古有奶便是娘，白花花的、金晃晃的，两眼一抹就认这个！

于是，直到有一天，“好汉”们偷了前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家，绑了南京市长滕杰干女儿的票，连他自己做黑市生意的小舅子也因分赃不均被人在肋上捅了两刀之后，望着老婆哭成烂桃子般又红

又肿的眼睛，和办公桌上雪片般要求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界来信，特别是来自上司的措辞激烈的训斥，他终于把目光投到这帮给他添乱的“好汉”们身上了。

事也凑巧，还没等他动手，李代总统派人来找他，说为了有利和谈，安定民心，让他把首都治安好好抓一抓。

仿佛是瞌睡有人送枕头，黄珍吾头脑一热，竟忘记了蒋介石临走前亲口对他说的“不要听李宗仁的，有事可请示汤司令或直接与溪口联系”的叮嘱；忘记了补李宗仁的屋就等于拆蒋介石的庙这个简单的道理；甚至连新年晚宴上蒋介石在由衷地发出“共产党只要我的命，而桂系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钱”的感叹之后，忿忿地骂的那一声又高又尖的“娘希匹”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于是，当他以“首都警察厅工作报告”为题，在南京市第八次参议会上为自己作了一番辩解之后，便调兵遣将，大动干戈，把一些不听招呼、闹得他下不了台的惯窃惯盗、土匪流氓、散兵游勇、江洋大盗，关进了刚刚腾出地方来的老虎桥、娃娃桥和各区看守所。

正当黄珍吾得意洋洋，自信玫瑰花即将降临的时候，突然一阵凛冽的寒风吹散了他陶醉的笑意，冻僵了他脸上的肌肉。

总裁听说你整天去抓刑事犯，很不高兴

如果黄珍吾能够想到这件事给他带来的后果，就是要他的命他也不会去做的。遗憾的是，溪口炸响的雷声传到他的耳中已是10天之后的余音了。

“总裁听说你整天去抓刑事犯，为李宗仁捧场，很不高兴！”

这是他的好友、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悄悄告诉他的。尽管毛森在电话里说得很轻，可他听来却像五雷轰顶。

黄珍吾傻了！虽然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搪塞一下群起而攻之的社会舆论；虽然他是出于稳定民心，维持党国声誉；虽然他

实际上是为了腾出精力,更好地一心一意对付共产党;虽然他并没有违反蒋总裁民国十七年以《警察之地位与责任》为题,对首都警察厅的训示:“警察要在国内维持社会的秩序,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否则国家就要纷乱了。”虽然,虽然……

事到如今,再多的“虽然”也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不抓共产党!帮助李宗仁!”随便哪个小指头拨一拨,就如同泰山压顶一般,顷刻之间便可将他黄珍吾碾为灰烬。

果然,他如烟的思绪尚未飘散的时候,办公桌上那架新式美国电话机的铃声便刺耳的爆响起来——

“为党国应变大业计,拟调任你为闽、浙、赣游击司令,在大陆坚持斗争。命令随后就到。”

这是来自国防部第一厅厅长于达的声音。当于达像黄门宣读圣旨一般,尖声怪叫地操着那口浙江官话向他宣布了这道调令,并且未容他多说一句就嘎然挂断电话时,他却分明从里面听到了另一个浙江人的声音。

那是 23 年前,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的他,踌躇满志地扛上了北伐军中校团长的肩章,正当他想轰轰烈烈大干一番的时候,沙基惨案中他的部队与英军发生冲突,出于自卫,开枪打死了几个挑衅的英国兵。这一下闯大祸了!英国政府通过外交使团,正式提出抗议。正忙于策划“四·一二”政变的蒋介石气得茶饭不思,在关起门来摔了一只茶杯并狠狠地骂了几声“娘希匹”之后,终于从他那薄薄的唇中滚出一句又尖又快的浙江官话:“撤职办!”

结果军装还没捂热的黄团长,一转眼被摘下肩章,火车转汽车,送进了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整整坐了 10 年大牢。后来,还是与他关系密切的戴笠、郑介民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说好话,抗战爆发后才得以释出。

这个教训还不够深刻么?任何人的生杀荣辱,完全操纵在坐镇溪口的老头子手中。特别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当了岔子,他这一辈子还会有翻身出头的日子么?